


集部

松泉集卷十七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跋四

跋手臨沈學士書聖主得賢臣頌二則

元時重趙文敏書士大夫多作趙體明太祖愛詹孟舉書一時亦宗尚詹體雲間二沈其冠也嘗見夏仲昭太常小楷墨迹絶類大沈即文衡山楷法亦從沈入可見

當時文教之一其結體出於智永端莊精妙於奏御為宜故館閣競相仿效至天順後尚姜立綱體參用柳法頗近俗書而永宣以來風度為之一變矣吾嘗論書為六藝之一以適用為貴奏摺第一碑版次之聯額又次之挂幅手卷扇頭皆玩具世人以其易擅名故特好之實無足留意昔人謂高文大冊何嘗用此吾數舉以告同學雖為好高者所鄙笑不與易也適為四弟臨沈學士此卷因識以示之其一

右臨明沈學士書文氏停雲館刻本也學士名度字民則華亭人永樂初薦擢翰林典籍以善書受知於太宗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刻之貞石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歴檢討修撰進學士嘗賜金織衣同二品新製象笏鏤公名姓塗金以賜其弟粲子藻皆善書皆官之近侍古今以書遭寵遇無過學士者其書法出於智永而兼有歐褚之勝最為楷法正宗評者謂其婉麗飄逸雍容矩度信不誣也大抵廟堂之體以莊雅為尚不端

重則佻脫而近於肆無風神則拘窘而入於俗冠冕佩玉以為容俯仰揖讓以為態妍婉而不失之媚流利而不失之輕勁健而不露筋骨天然有富貴風韻者上也米海岳書非不追蹤晉人而偏側奔放譬之千里逸足不就銜勒雖權奇倜儻不足以鳴和鑾備法駕誠無取乎爾不特書法凡文章詩句皆然此于學問性情相通福澤壽考亦往往有驗非臆說也顧思大姪鋭志績學其以予言諗之 其二

跋手書李淳大字結構

右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見王氏法書苑書以晉為上而法莫備於唐正如聲病權輿於江左而律切至三唐而益密也世所傳筆勢論筆陣圖之屬率唐人偽託無論文不雅馴無晉賢風韻即其所論書體亦不脫經生家數而欲以啟鍾王之扃鐍不其遠乎吾謂書法以神韻為主神充而法非虛立韻勝而法不能囿然必功力精到而神韻始出此墨池研凹之功所為獨有千古

也雍正庚戌孟夏癸亥甘雨時降几無纖塵偶書此冊詰朝書竟因題以貿知書者

跋手臨夏太常蒼庭君傳

夏太常兄弟皆以書法受知明太宗太常官尤顯達館閣士大夫多與之遊葢其時資格不拘無門戶之見而承平風流文墨詞翰咸精其能初不以畫史抄胥相品目沿及中葉漫成輕薄世傳停雲老人為姚方城所窘科目習氣積重勢畸雖有良才屈於流品文章以聲

譽為重輕書法直唾鄙為末技瀛洲延閣間幾不識虞褚歐顏為何物非細故也太常書本二沈停雲實所師承然刻帖時僅及二沈而不為太常留吉光片羽何也康熙己亥春見太常墨跡愛玩不忍釋手因用響搨摹取雍正辛亥夏更摹此本乾隆丙辰六月為同年趙宮贊節臨數行覆閱舊書因疏其後墨迹長卷已不知流落何所尤可慨也

跋手臨周公瑕漢篘賦

周公瑕文氏高弟其書法度謹嚴功力甚至所乏者韻耳造詣由於學力風韻乃自天成乃若人品高讀書博又自有雅韻此涪翁所謂惟俗不可醫浸灌卷軸差能療俗士夫氣與作家之分正在毫氂間也雍正壬子夏偶臨此卷適從故紙中檢得因記其後

跋手臨趙吳興書過秦論 二則

趙文敏書過秦論三篇全刻見渤海藏真帖中戲鴻堂僅收其一思翁跋云吳興此書學黄庭内景經時年三

十八歳最爲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贋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余謂此書雖仿内景而行筆多用褚法論神氣則渤海刻尤全益思翁論書在不使一實筆故以鈍滯病吳興而於此篇愛其飛動究之吳興書正所謂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鈍滯自是贋書未可因效矉而嗤西子也然近人學吳興又專以流麗婀娜爲尚令思翁見之又不知作何鍼砭耳

跋手臨文待詔書赤壁賦

此文待詔晚年筆益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者圓秀蒼勁本色自不可掩彭殿撰摹取毫髪不爽比之唐橅宋搨下真跡一等乾隆戊午初夏見於　直廬因臨此卷予素不習停雲校彭本瞠乎後矣

跋手臨家毓仁孫所藏趙書道徳經

毓仁族孫以所藏舊刻道徳經見示余用絹素臨成一冊客冬至　武英殿見趙文敏小楷卷瘦勁圓秀至為精妙後有宋濳溪題跋為吴全節求書者閲之不忍釋

手迹今往來於懷脩潔弟以紙冊屬臨毓仁本惜不得趙卷橅之畧仿其書如此

跋手臨黄庭經

右淳熈續帖本與思古齋石刻筆意正同蓋褚中令臨本頗參用本家筆法米元章所刻意步趨不能到者也小楷以謹嚴為主而不可為法度所窘此書翩翩飛動有碧落仙真霓旌羽幢乘三素御泠風遊行絶迹之妙晉人超絶正在此處中令猶能傳其神理學書從此證

入庶不作寫經生手脚耳族孫毓仁篤愛拙書因綴以相贈并記其後

跋手書宣德金花箋冊

此宣德内府金花箋也正中泥金畫坐龍首尾鱗鬛爪角全露四隅各綴朶雲皆俗工筆而選料極精璽書手諭多用之然皆出自文書房蓋御前物東閣文華諸舍人所辦不得用此外間流傳絶少此冊割去雲龍以避僭越但疑是璽諭空紙中間有文字處皆經裁翦不知

是何等文字亦可惜耳歐陽文忠詩云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棄淪蒿萊不獨澄心為然矣長安索書例用惡楮佳者百不得一秋佩孝廉持此冊見委正如酒徒遇名醞欲不盡醉不可得因為臨晉唐宋舊帖各一種皆蠅頭細楷結體行筆畧不敢苟連日秋暑極酷揮汗為之藉以忘暑頗謂不負此紙未審觀者謂何同日并記

跋手臨米元章西園雅集圖記五則

自蘭亭禊飲而後七百餘年此集實繼其盛令觀者想見一時人物風流卓絶千古記中雖無年月可考以人與地推之當在元祐二三年間東坡先生時為翰林學士集中和王晉卿詩序作於元祐初其後數有酬倡而題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詩編集亦與相次圖雖未必西園所畫而諸人同時聚會則再召還朝以後事非元豐初在京師時即與晉卿往還踪跡味詩序亦可證也

其一

董思翁謂小楷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仿黄庭作千文以進亦但以妍媚飛動取態耳余觀米書飛動是其本色縱横排奡皆以取勢正其媚處思翁行押從此證入故其恣態横逸不可躋逮獨此書出入規矩含飛動於尺度之中遠出千文上豈非官程之拘迫者難為工而閒適興到者始獨至耶其二

老米此書直得蘭亭三昧脱盡本家習氣最為合作其三

王翁林前輩臨此記最精余家絹本是康熙丁亥年所臨時年正四十精力極壯覆視真蹟幾於毫髮不爽丁酉戊戌閒余來都下先生書名噪一時然精采已漸減矣余素不習米法憶辛卯初春因閱先生書曾以小戲臨一通壓封故簏想歸蠹蝕頃季弟裝成小卷囑余臨此未審視廿年前何若王本亦未攜來不得一相印證且不識過此廿年尚能辨此否姑書以竢其四

米海岳書多以跌宕奇偉取勝朱子謂如天馬脫銜追

風遂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數語盡其縱横排奡之勢然要是此老一體至所謂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者未嘗不應規合矩政如沙苑名駒玉珂金勒折旋蟻封和鑾協律而昂藏風骨自在世人專以猛厲奔放目之非定論也此記云是紈扇上書用筆結體精妙絶倫余嘗以此帖筆意證世儀贋書為元章辨誣庶不流為傖父面目耳雍正甲寅春分坦齋給諫以素冊屬書適風雪初晴春日 姸麗筆墨滋潤寔無

點塵臨此一過覺竹逕清溪亦復去人不遠其五

跋手臨趙書道德經

去歳見　内廷所藏趙吳興楷書長卷妍秀飛動飄飄有凌雲氣孫虔禮謂右軍黄庭怡懌虛無吳興道德庶幾近之矣其用筆圓勁迥非世俗傳刻諸本所及至今往來胸臆間恨未能髣髴一二信涪翁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者耶

跋手臨蘇書歸去來集字詩

余年十三為康熙甲申初見此書於晚香堂墨刻中愛其遒逸妍麗心竊慕之而童騃不能得其彷彿越三紀矣時去來胸臆間同門陳未齋宮詹以余性嗜小楷以所蓄宣紙屬為蠅頭書因從借得秀餐軒帖戲臨一過塞宮詹之意復於直次再成此冊備他日省覽多好無成童心不改正恐為有道者所棄耳

跋手臨汝南墓誌

昔人嘗疑此書為米元章臨諦觀之良然然其姿致横

逸結體妍秀直不減枯樹矣老米工於摹倣有集古字之稱此殆其早年所為耶

跋手書七啟

何義門前輩謂數千言之賦讀者猒倦裁而為七移形換步處處足以回易耳目晁无咎見蘇子瞻為言枚叔七發思王七啟引物連類能究極情狀无咎遂擬之為七述坡翁素輕選學而於此二作傾倒如此詞賦家尊陳思為周孔其瓌瑋博達故足令千古才人頫首無間

言耳

自跋倣蘇體書孝經

弟凝之歸自京師夢先大人問曰爾攜爾兄所書孝經來乎凝之奉小楷以進曰非也乃倣蘇長公大字本耳壬戌春凝之北來道其事由敦五歲就塾先大人即授以孝經年來作小楷凡數十本大都草率酬應無足道者而先靈乃惓惓如此敢不敬承明訓今年會大駕東巡謁

陵因以輟直之暇趣成此冊長公書法氣體高妙未易津逮要以忠孝文章氣節如公者立身行道揚名後世斯為無忝經術益欲後嗣子孫知所取法非徒以翰墨為勲績而已敬疏緣起藏之家塾我後人其聰聽諸系以詩曰峨眉天半照清襟蓮炬輝騰翰墨林豈獨文章千古事要知忠孝一生心九原可作歸隨會百世聞風師展禽庭詰分明徵吉夢傳經奕葉奉良箴

自跋楷書孝經

余書孝經自蠅頭細書以至大小行楷十餘年來不啻百十本今年扈從趨　直晨夕鮮暇臨池之功久輟頃奉

命典順天鄉試扃鐍棘闈前數日試卷未至頗有餘功薫之天氣清和筆墨潤適因成此冊書不足存聊藉記事且誌不敢廢日之意云

跋手臨趙書章草

文敏草書卷後有姚少師解學士跋入　國朝為宛平

王文靖相國所藏華亭沈文恪詹事記其後今歸張涇南尚書乾隆癸亥借留案頭屢月此所臨第二本也仿永師千文例輙用楷書備録正文於左取便初學觀覽僭妄之咎所不敢辭

跋手臨蔡忠惠茶録

右蔡端明茶録閩中古香齋搨本也家退谷中允有臨本行世而不録前後二序頃從同年趙朗岑借得因臨此卷昔歐陽文忠聞建安進茶甚不以為然有君謨士

人乃亦為此之歎然讀序中所云草木之微首蒙知鑑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依類托寓意葢有在豈沾沾致養口腹者哉

跋手臨荔枝譜

蔡忠惠書在宋四家中最為端謹有法度望之如冠裳佩玉雍容廟堂米海岳嗤為少年女子多飾鉛華者非篤論也所傳茶録荔枝譜晝錦堂記諸正書備極楷法雍正丁未曾仿茶録一通貽施子静波頃趙子書三以

絹屬書因縮臨此卷去臨茶録時忽忽十有八年於書法毫無所得李姑溪謂公至老以作字為悦敢竊比焉爾

跋手臨董文敏倣唐人十二月相聞書

董思翁墨蹟一卷前有唐人月儀帖五字思翁自書頗用松雪意不類公生平書而儀字結體倣顔魯公則仍公本色也五六七三月用藏經紙與前後紙各異行欵亦稍疎此卷今藏静海勵少司空所司空得之華亭張

文敏公文敏得之平湖高文恪益贈奩中物卷尾有奩
四號三字識以高祥小欵者是也乾隆乙丑夏六月宣
索進
御
宸翰為題香光契妙四字於卷端仍歸之司空俾為世
寶其年冬十有一月借觀於　直廬因手臨一通畧具
大槩卷後有文恪三跋後二跋感光陰之易邁悲骨肉
之聚散死生因不具録司空二跋一録容臺集中月儀

跋一敘此卷所自得亦不復録云

跋手臨月儀帖

月儀帖舊傳為索靖書與閣帖中出師頌同一用筆葢即世所傳章草法也往見史游急就章正作此體魏晉變隷之始草書波磔出入八分最為近古然流傳絶少淳化大觀裁得元規皇象三數家字多者唯此與急就章耳趙文敏有言古法終不可失安得遇往哲於千載上耶

跋手臨懐素

此帖停雲館刻以單行當時即自謂下宋帖一等近日好事家得之乃直目為宋搨甚矣識真者之難也

跋手臨趙書汲黯傳 二則

松雪書不名一體第世所傳多圓熟一種遂以方勁為奇此以肥瘦别蘭亭不得為真鑑也此卷乃公自運非臨本停雲老人以不載集古録為疑歐趙兩家雖博覽亦安能盡括晉唐翰墨一無遺軼耶往於　内府見公

所藏宋刻漢書字畫精好信有唐賢遺意卷首有公自寫真益其生平珍賞今觀跋語謂手抄知非臨仿又謂此刻有唐人遺意益知非歐褚墨搨益所抄即宋刻漢書耳待詔信而好古故專以遺跡求之後人無從得覩漢書亦不能釋疑第觀戲鴻堂帖中有過秦論一篇墨蹟存陳海昌所與此正同益信非臨舊蹟至待詔跋中述前哲雅懷鍼砭來學不淺又不獨字畫之可重也此卷向藏繆文子前輩家康熙辛丑曽獲觀於王虛舟給

諫案頭今歸安氏因於錢香樹前輩轉借留齋中兩年手摹兩本此第二本也 其一

余於 大内見公所藏宋刻漢書字皆作唐初體有歐顏風範前幅公自畫小照神采秀發前輩鑒藏家王弇州父子珍重題識謂是松雪齋中第一善本疑所謂此刻有唐人遺風即此公手跋不曰臨而曰抄可以為證文待詔疑為歐褚石本者非也余從香樹前輩案頭借歸摹此并蠟箋凡二本欲再成一冊迄未得暇因畀沆

兒藏之其二

跋手臨孫退谷所藏魯公告身

魯公自書告身雍正丁未六月曽見之友人齋頭今聞已入　大内矣舊為真定梁相國所藏護以經久蝦鬚簾裝潢極精好後為有力所得年雙峯復以重購得之遂歸石渠寶笈神物顯晦有時要不流落塵世耳宋搨魯公雜帖曰忠義堂法書者世不多見頃得北海孫退谷藏本神采煥發恍如重覩真蹟因臨一過時甘雨初

霽膽瓶芍藥香襲几案筆墨調適不易得也

跋手臨大字麻姑壇記

世傳麻姑壇記皆密行小楷後讀楊東里集知有大字本頃於忠義堂帖中見之輒臨數過時乾隆丁卯秋八月也

跋手臨唐太宗屏風書

右書圓勁有二王法與文皇殊不類疑為永興輩所為要在孫虔禮以上葢用法而不為法縛尚是晉人格轍

也

跋手臨蘭亭 五則

蘭亭序自褚河南臨本出一往奔放雖姿態橫逸而右軍古穆淵雅之氣逝其遠矣定武本之見重後世有以也夫 其一

定武石刻自南宋時已稱難得近有石藏東陽何氏云是定武原刻流傳有自諦觀之遒麗有餘俊逸不足與向鄉林本伯仲松雪云蘭亭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往

往家刻一石此殆其一耳 其二

蘭亭是右軍醉後書又用已退筆故天趣流溢後世臨手皆莫能逮舊傳石刻以褚登善撫本為最宋則米元章元則趙吳興褚從真蹟摹取故神氣獨全米書跌宕不羈趙乃尺寸不失參取二者乃知褚書絕倫也 其三

定武蘭亭今不可得世所傳本當以寶晉為正東陽何氏石刻嚴謹有餘風神不足恐亦宋未渡南時家置石刻之一未必定武祖石也 其四

賈似道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稧帖屬婺州王用和縮為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枕蘭亭周公謹癸辛雜識中詳記其事然謂其後傳刻者至十餘則世所流傳固不盡靈壁石搨也自趙吳興以來臨倣尤衆近時陳香泉太守臨本刻於阿鶴亭檢討家多用本家筆未盡其勝予喜臨稧帖數作縮本至今不可數計初臨時頗苦拘束正如香泉所云局蹐於分秒之間莫從舒展者以有玉枕之見横據胸中耳邇來直用臨大字定武本

法筆意乃全學書必具識解方有證入處尤須工力精到當下豁然自悟顧安得如許時日消磨研池筆麄間也内弟溥公篤嗜予書自嶺南貽書相索因臨此本奉寄溥公書最妍秀年力方壯精詣正未可量拙書何足以云第於前人矩矱毫髮不敢放逸固臨池正脈亦可為學古一鏡云耳其五

松泉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泉集卷十八至二十

主事臣汪彦博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讀臣陳嗣龍

松泉集卷十八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跋五

跋手書孝經

近年於大内見趙董兩文敏所書孝經甚彩松雪書
率分章每章各綴以畫云是臨李公麟亦未為佳本思
翁則用本家法晚年兩本一仿聖教序一仿顏魯國皆

極精采惜未得臨寫予十餘年來所書亦不下百數十本小楷居其大半戊辰秋仲倶巖編修束裝南還因為此

跋手臨名畫巨觀二則

名畫巨觀一冊集摩詰營邱暨大癡叔明諸真跡香光所為鑒定而什襲之者後歸王奉常烟客輾轉流落遂入安岐之手因入　内府藏於　畫禪室而名蹟乃得其所矣思翁諸跋皆極得意筆而未經入石輒摹取數

則以存其概　其一
思翁此冊隨畫幅大小裝成巨帙約高尺五六寸寛盈
尺展之古色盎然而蒼潤欲滴如新點筆爭奇競勝令
人目不給賞不知當時何緣得此物聚所好且識真善
取闕一不可思翁於此道三折肱復以盛名奔走海内
一經品題聲價百倍以是名蹟輻輳其門　大内所收
名蹟凡至元以前書畫經公題識者十居其九此固其
最勝者得從容流覽已為厚幸況摹取墨寶豈非大快

其二

自跋試筆卷後

書法於學人最為末節然亦不可不講曩予應殿試試筆用樂毅論體苦不入格乃日臨多寶塔碑一過及入試謬為羣公所許後試保和殿書奏劄自覺結體太寛未為合式因悟古人作書各自為體碑版以嚴重為宜簡牘以疎散取態若奏劄自當和平匀整以致恭敬善書者但見墨刻流傳多屬往還書問遂謂古人書

以蕭疎簡遠為極則痛詆院體此見輕裘緩帶之風流而不知正笏垂紳雍容廊廟進退不失尺寸時也士子以書法應世惟進御最重外此紀姓名耳即令追踪羲獻不過酬應取名譽於實用無補嘗見中翰中有高手能以唐碑骨幹澤以晉人之圓秀心慕之而不能工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

跋手書張釋之馮唐列傳

柘南前輩論書以樸實頭地不趨世俗姿媚萬毫齊力筆筆精到骨格自然秀拔為楷書極則此渤海平原所為獨有千古余竊心師其言已已暮春　直廬餘課偶成此冊公欲攜以示公子立之庶常因即識斯語詒之立之能世其家學近以善楷簡錄
御製詩集臨池之功益粹拙書固無足道而傳述有自政可釋家雞野鶩之疑耳

跋手臨右軍七月一日帖

大內藏右軍書以快雪為冠然行穰及此二帖精采飛動而古色淵穆非鉤橅可辨亟從真蹟臨得故當視晉肅諸傳刻者為優

跋手書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功在漢社稷而卒其所以保身遠禍全其令名者以能用鮑生召平與客言也高帝知蕭相國功高欲次第一而重違羣臣及繫而亟謝之者以能用鄂君王衛尉之說也然則集思為相業之基而去讒為任賢

之要詎不信哉皐夔伊傅固無論矣療威之於仲父昭烈之于孔明亦千載嘉會明良之盛所為㚆古獨絶也

乾隆十有四年歲在己巳春二月十有三日書於　南齋直次是日

經筵進講易義上下文而其志同句因并記之

跋手臨十二月相聞書

唐無名氏十二月相聞書草法中最近晉人格轍然亦如經生作遺教體不脫筭子様烏睹龍跳虎卧境地耶

特其純熟圓足工夫正不易到未可輕為訾議也曩嘗摹思翁臨本思翁自用本家法余唯墨守其舊未能追躅亦未必非善學柳下展耳金壇王氏刻尚有章草月儀惜逸去四五六三月異日俟見完本足成之更留為後來一段翰墨緣也

跋手臨趙書嵇叔夜絶交書 二則

此卷舊藏焦林相國家後為安岐所得今已入 大内卷尾張來儀跋謂此公延祐庚申所書後三年癸亥公

甓益晚年筆然蒼秀妍麗之色煜煜行間老而不衰如此信得天之優也其後則永樂間胡儼林慈王英鄒緝四跋最後陸文裕深一跋題于嘉靖九年庚寅謂此卷為夏忠靖所藏自祭酒胡頤菴而下十一跋皆為忠靖設顧所稱楊文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曾棨襄諸跋今皆不傳不知何時為人割去卷中脫不假益以下十九字教養以下七十七字重摹輙為補入曩見蘇文忠赤壁賦吳興書汲黯傳皆有文待詔補字覽者或不以唐

实見尤耳其一

戊辰長夏得臨此本忽忽遂閱兩年存篋笥中時時展玩頃復成此了不加進聊記歲月云爾其二

跋手書太極圖說

周子此篇原本大易而實與中庸相表裏其前半原性道所自來即所謂天命之性也復言聖人立人極君子修之吉即所謂率性修道也此篇既為之綱通書推衍發明實為之傳皆漢唐以來諸儒所未發朱子謂上接

洙泗之統下開河洛之傳信夫

跋手臨十七帖

世所傳唐摹本卷尾有敕字者瘦勁而少風神吳興臨卷評其過肥須於　懋勤殿直次見修内司摹本無不掩骨精采奕奕乃知吳興所自又見一本宋刻渾穆有神如未斷前聖教序紙墨間古色淵然惜末段闕一行且無欵識不知為何地石刻漫記於此

跋手臨聖教序三則

放翁題十八學士圖云但餘一恨到千載高陽繆公來寵名予每臨聖教序至碑尾列名處輙為之輟筆及讀渭南詩益歎先得我心云其一

老米學二王向謂其從真迹中脱化得其超逸自成俊拔并疑宋搨二王書中老米偽托不少今細觀聖教序乃知右軍自有峭勁一種為歐褚所自出老米竊其秘鑰別開門户從不以金針示人後人亦但震於其名而不復推其得力之由耳然亦可見善學者必有神解徒

求面目肖似正是鈍根而耳食之流轉目聖教為院體不亦惑乎

董文敏以此碑為小王自運欲以翻千古成案安能掩識者之目杜將來之口耶顧署銜處又出一手與正文迥異即心經亦外露筋骨此豈摹手別出新意故耶銜字結體亦仿右軍而用筆全是唐人無含蓄意思故每不喜臨竟非全由心急手鬧故也至高陽老奸來竄名為藝林之玷更不待言矣其三

跋手臨第三本家廟碑

世傳唐賢碑刻魯公最多如中興頌家廟碑皆極用意其閎偉嚴密自足千古外此惟宋廣平神道及此碑蓋皆以人重也宋碑瘦勁此則瑰逸蒼秀勢扶飛動學顔書者於此問津自無板重之弊

跋手臨第四本家廟碑

唐碑流傳至今者魯公最多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之莊嚴像賛之瓌逸文章字畫互相暎發皆足千古而其

以人重者莫如宋廣平神道及此碑宋瘦挺而此雄俊故當在臧尚書及多寶茅山諸刻之上向苦陜搨剥蝕過甚後見宋刻忠義堂帖中完本神明索然覆視陜搨僅存餘蹟直如駁雲漏月光彩常新乃知唐宋鐫摹相去懸絶此手臨第四本未能仰窺墻仞宋碑僅於癸亥秋從味經司寇借臨一過石本漫泐尤甚缺文亦多蓋善本更為難遘云

孑

跋手書小楷孝經

由敦自五齡就塾先公授以孝經謂先入為主意至遠也長而學書大小字成百餘本多應人求索或為人持去兒輩所藏纔一二數今老矣時自驗精力得暇復書之癸酉二月朔儆裝扈從南榮晴暖因檢校筆墨翼日乃竣子曰吾行在孝經聖謨彝訓匪徒口耳誦習施之毫翰抑云末矣童而習之皓首不能行一字可勝歎哉

跋手書心經大覺經卷後

兒輩以此二經合裝成冊久未省視癸酉春三月　内

出宣紙索書蓋佛龕供飾所用正即此二經法緣前定不可思議不然何適相符合乃爾耶

跋手臨趙書陶詩

松雪書陶詩二十首篇不相屬隨其字數多寡以為疎密其書若不經意而渾成麗密非功力精到安能爾耶字句閒與時本小異當是宋槧佳本即此尚可想見一二真蹟藏石渠寶笈此摹冊僅存崖畧耳

跋手臨趙書金剛經

乾隆十有八年歲在癸酉偶見松雪此書愛其超俊輙對臨一過世傳松雪一日能成萬字其書此經當不半日可了而予乃至旬有二日下直率在未申間早亦逾午重以人事紛遽幸而不至中輟駑馬十駕詎不信夫

跋手臨爭座帖 二則

此乾隆戊午夏臨本也陝搨雖漫漶其可辨處尚不失舊觀忠義堂宋刻已覺索然戲鴻堂更不值一笑矣 其一

魯公此書筆挾風霜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用筆圓勁

可截蛟犀畫沙印泥曲盡其妙昔人謂宋四家皆出於此要之東坡與涪翁差得堂奥其端明過妍海岳過放尚隔一地位耳其二

跋手臨蘇書赤壁賦

世所傳東坡擘窠大書如表忠觀碑端莊沉毅有顔魯公之風羅池迎送神曲蕭灑俊逸結體畧似徐季海及見其墨跡小簡則姿致横逸用筆圓健於疎淡中見密栗宜涪翁海岳輩頫首無間言耳此二賦及歸去來集字

諸詩皆在黄州時書周規折矩而雄秀之氣流溢毫楮
正如篔簹偃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陳仲醇晚香堂帖
所刻僅得形似今年夏曾為同年陳来齋宫詹手臨一
過頃曉亭侍郎以宣紙索書復為作此冬日退直頗遲
率篝燈染翰嵗云莫矣風雪蕭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
今冬晴暖少雪而長宵清寂地爐榾柮尚可挹高風於
千載之上因追憶斯言附記于後

跋手臨宋搨米帖 二則

內廷藏宋搨米帖一冊觀其跋語當是寶晉齋帖南宮曾孫巨容所刻向未經見因臨一本存之筳匋時乾隆十九年嘉平四日也 其一

此帖後尚有東陽許子良一跋辭頗冗長因置弗録 其二

跋手臨唐賢草體孝經

右見楙勤殿法帖標題作孫過庭書按經中諱敬之字為欽乃宋翼祖諱諱匡之字為正則藝祖諱諱讓之字為讓則濮安懿王諱夫闕筆或屬傳摹易字當由白

運今改避咸天水廟諱目為虔禮得乎獨其書法圓美

麗密尚存唐人風軌或是宋初四家書未出以前無名

氏作耳

跋手臨趙書舊詩十五首

吳興此書舊藏涇南張文敏公天瓶齋中今已入　大

内蓋即文敏所進又嘗見公手臨本秀色幾欲亂真此

從鈎本摹勒僅存形似黄君松石杭人故文敏家客也

詩中琵琶字作枇杷未知所據集韻但謂或從手作批

把前人亦未經用且各有本音扯音同披把則拱把把握不作平聲讀韻書顧未審耳哥扇直從古文吴興雅工篆隷精六書愽聞多識自然流露筆墨間非謭學沾沾掇拾奇字驚諸凡夫者比也䟦中記憶譌託字或由原文筆悮否則鈎本偶失耳子俊者公同懐弟孟籲官承務郎同知南劒州書史㑹要稱其書得公家學㺯未有見

䟦手臨東方像賛碑隂

魯公此書東坡先生目以清遠信為知言顧謂其字字臨右軍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則魯公佳處正不在規規二王法也歐陽公又嘗摘二字與選本小異實則右軍書既已異選本此碑又與右軍各殊古人作書往往如此無足疑者碑額作分書惜此本軼去惟篆額尚存耳并記

跋手録右軍傳贊

前人論書語至多然如世所傳王右軍筆勢論用筆賦

及筆陣圖諸篇類皆後人偽托掇拾依仿無足深味以上數條載在正史非凡俗淺俚之言可及古人用意結體遺法尚可想見一二葢晉書成於貞觀文皇書學精深一時虞歐褚薛諸臣在翰墨中正如兵法之有孫吳紀載之有斑范固將表範來賢貽則百代雖臨池工拙非褒貶所存而妙蹟微言表章是亟即右軍傳論出自制旨於其高情遐尚罔施華衮獨標舉烟霏霧結之竒致心摹手追之意足知好尚所存流為風會厥後蘭亭

璽紙遂入昭陵則南董之編旁蒐書訣又其宜矣子玉書已不傳中郎碑板僅存什一征西出師一頌黄門閣帖數行亦畧存形似耳而此論照耀汗青與京都諸賦同其不敝又以知託金石者易湮而寄斯文者可久也

跋手録聽訓齋語

承霈承霨兩兒當南歸就學思有以訓之因檢桐城張文端公聽訓齋語摘其切要者節録如右晨夕展誦足當耳提如以法書視之非予意矣

跋手書先輩格言朱子帖

乙亥秋遣霈霨兩兒南歸就學且待昏期瀕行録此付霨兒先輩格言皆切於日用之實朱子帖尤警動字字皆吾所欲言朝夕覽此庶其知所致力矣夫

自跋石刻孝經

孝經今文十八章出於漢顔芝古文二十二章出於孔壁自唐開元中注今文流布古文幾至中絶宋司馬温公乃專尚古文朱子亦為古文刊誤至今是古文者詆

顔本為勦說是今文者又疑魯壁為僞書聚訟紛然幾如議禮實則二書大義本同諸家不究其指歸所在徒以章句之增減分合為爭端通經者何庸乃爾今注疏列十三經重之

聖製

宸章胥用今文俟百世而定一尊是可息訟經之羣喙矣由敦五齡就傅先君子即手授是經比三十年來應索書者大小字百有餘本此本字體適中兒輩欲以上

石因并録梓家塾世用發蒙庶幾先入為主所當務以無忝舊德之傳區區臨池功力抑其末矣

跋手書千字文六則

千字文無複出取便仿學永師書法尤有法度内弟查太學溥公索余書為家塾習課因臨一通相寄其中字體有不盡從搨本者如笑作咲莊作荘之類皆當時俗體不欲初學承用俗字為先入之主耳其一

永師書源本二王政如漢博士説經不失家法唐賢各

名一家習氣頗重學人但求面目肖似神理彌遠而一落窠臼終身不能洗脫余塾課習專仿永師由是泝臨池正脈庶可不墜旁蹊耳其二

此余乙巳夏日臨本也自虛舟前輩宗尚率更一時翕然歸之余唯墨守永師家法粵中京邸凡兩授梓工為初學倣本篋中檢舊紙不忍棄置以付霈兒俾知余少作無一筆敢率意也其三

楷書如閻閭衣冠當有佩玉垂紳進退安詳風度觀唐

人碑刻如虞褚歐顔栁諸大家矩矱森嚴而風神政自
秀逸此楷法正宗也學者但求面目肖似襲貌遺神流
弊百出徒成俗體可弗戒諸 其四
楷法以清和朗潤為正宗永師書左規右矩而用筆有
含蓄意思不失二王家法褚歐而下諸大家則發露盡
致各立門庭易于依傍究之墻仞未窺習染已重非佻
即滯學者政當善自得師耳 其五
永師為右軍七世孫而書法得之蕭景喬溯而上之僧

虔敬元僅四傳耳家法師承遠有端緒加以筆塚研臼功力精深是以矩矱風神兼盡其勝東坡稱其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平淡良為知言而李嗣真第居五等宜張懷瓘之不以為然也宋搨千文世不多覯大觀遺石漸就湮泐然形範僅存於所謂瑶臺雪鶴高出塵表者想見一二亦可以問津義獻矣世傳千文若米海岳趙董兩文敏各有刻本文待詔小楷尤多但彼以自運為長故各用本家筆予每書千文一用永師

舊法蓋不敢以彼妍我峭自託善變正欲不昧所自稍
存墨池軌則耳其六

跋手臨蘇書金剛經

壬申春於 懋勤殿直次見文忠此卷精彩奕奕動人
信筆卷舒得大自在 内府藏文忠書金剛經凡五六
本舉莫是過因從摹取會牽於職事未獲終卷長兒從
書簏中檢出以付裝潢忽忽五六年何待誦四句偈始
悟電光石火為切喻耶丙子除夕臨并記是日午正下

直南窗晴色可愛乘興作此

跋手臨魯公千禄字書

魯公千禄字書刻石在呉興刺史宅東廳院當時已為難得開成四年楊漢公模勒流傳寖廣紹興壬戌成都尹宇文㫋用楊本重摹有郡文學勾詠跋近呉門有版本衡陽陳蘭孫跋云寶祐丁巳刻於郴江精舍則又在紹興本後葢魯公書烜赫宇宙後人競相傳勒不知凡幾然原刻在開成時已多刓缺歐公為集古録則開成

本又已漶漫顧成都石刻至今猶存豈越在遠服旃蠟稀曠故久而尚全耶第不知果紹興之舊否也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敬輿官蜀歸嘗以拓本見贈不知何時軼去頃從金慕齋閣學處見一本與予舊藏無異因借臨以備遺失卷中自陽庚二韻而後先後舛錯者不可勝舉慕齋為之一一拈出夫唐韻人所共知尚不免凌亂何有於用筆結體毫芒微眇間耶即如凡闕作几蚌丰從半此橅本之誤從版本校改而效字注中字亦作

毁二本皆同了不可解已乃悟為斅字之誤遂以意正之臨竟附識於後初非好攻前失政不欲貽誤來茲俾知文章豪翰皆古人精神所寄棗梨琬琰廣布天壤間稱藝林勝舉而鹵莽從事疵繆萬端南宋以來率多此病有心斯道者不可不兢兢致慎也

跋手臨各家書册

臨書謂不必求似以英雄欺人語耳臨模如誦讀要須熟復成誦自運時方能得力又謂臨書當有本家筆法亦

似是而謬下筆不同各如其面烏有不見本家筆法者今欲規模古人乃先自謂不隨人作計是欲齊語而終操土音矣客或謂拙書過似者笑謝之曰政恐不能似耳

跋舊搨聖教序

董香光謂此書乃懷仁自運以黄絹本為證而嗤黄長睿為隨人語下轉此亦大人喜倡游言之一驗不獨翻藝林成案也又曽見硬黄本皆徑寸方紙襞綴而成此

亦兒童之見六經諸史豈待得塗乙藁本始據爲眞耶

## 跋手臨急就章

急就章者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所作唐顏師古爲之注碑本皇象書亦或稱鍾繇書宋太宗以御筆刻石分賜近臣今皆不傳予所見者　内府藏趙孟頫鄧文原墨蹟三數種而已宋賢嗜古者黃涪翁庭堅李仁甫燾皆爲校定子朱子亦以刻於浙東而至今流布則王伯厚玉海是賴顧稱碑本止卅二章末二章東漢人所續

而第七章六十三字注云碑本無羅鄂州跋亦云然是其鈌當在淳熙以前然失此章則文義不全亦頼顔注及王本可攷耳此當時童幼所傳習今遂同於漆簡竹書夫𣪘彞尊彝誠不若錡釜梧棬之適於日用然有其僅存則摩挲拂拭寳貴而愛玩之固人情也故予數喜臨之

跋手臨蘭亭詩

右五言蘭亭詩相傳為陸柬之書玩其神氣筆意與右

軍稧敘胸合但其有意超脫處彌覺束縛豈亦集右軍書為之耶

松泉集卷十八